

別漢書



新刊前漢書敘例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慆注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
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瞻以爲
服應曩說踈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蔡氏纂集尤
爲牴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
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
喻胷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
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
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

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摧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
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
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
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
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
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已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
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
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
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

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旣無
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
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
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
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
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
意刊改傳寫旣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
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

就增損流遞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
下垂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
澄蕩愆違審定阡一就其區域更爲局界非止尋讀易
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脩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讀
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
一代文采空韞精竒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
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

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說文僻見越
理亂真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常蕪辭或至句
出異端徒爲煩冗祗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
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墓旁究蒼雅非苟臆
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德分路
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
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說苟
會局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
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借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
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旣多

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構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爲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倚據利病顯前脩之紕僻騁已識之優長乃効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岐路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

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祕書監

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宋祁曰

景祐間余靖校本注未有後人取悅所著書入於注本十字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

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

應劭字仲瑗

一字仲瑗一字仲遠

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

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

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鄭氏舊

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為鄭德今書但稱鄭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

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

一云河間人

魏太和中為博士

止解司馬相如

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

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孝友字字下有一云彥友四字安成亭侯無亭字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

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為

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

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順治十五年刊

前漢敘列

五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

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

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宋祁曰景祐余

靖校本云劉寶字道字高平人晉吏部侍郎餘無說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駮史記序云

莫知氏姓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為于瓚酈元注水經以為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于瓚為翼主簿兵曹參軍後為建威將軍晉中興書云翼病卒而大將于瓚等作亂翼長史江彪誅之于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眾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而高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漢祿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具其先輩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瓚二十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若謂為于瓚乃是

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傳日錄云秘書校書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日記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塚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駁眾家訓義此瓚疑是傅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傳族耳既無文明未足取信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

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

祕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

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

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

撰荀悅漢紀音義○宋祁曰景祐校本作字伯淵

順治十五年刊

前漢文列

景祐刊誤本

景祐二年祕書丞余靖上言案顏師古敘例云班固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注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二學當否號曰漢書集注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已見續廁其末倚撫前說多引汲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凡稱集解音義卽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衆篇自是以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顏師古更加刊整刪繁補

畧裁以已說儒者服其詳博遂成一家總先儒注解
名姓可見者三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
考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謹條件
以聞望行刊于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啓卷具知
○宋諸家注釋名氏爵里已附注于顏師古敘例之下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通直散騎常
侍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封琅邪縣子

臣似○宋祁曰漢書中有臣似者乃張似江南人歸本朝太祖收諸偽國圖籍實館閣或召京朝官校對皆題名卷末

朱景文公補所用諸本參校具列如左

古本顏師古未注以前本

唐本張唐公家所得唐本

江南本金坡遺事云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

東原榮氏私記云江南本宣和間尚在御府故流傳人間初外氏先君丁希韓通籍睿思殿因見江南本愛賞之無緣借出參校遂以薄紙分手抄錄及歸各寫於家本幾年而後畢

舍人院本江南本在舍人院亦曰舍人院本

淳化本國朝會要曰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命陳克阮思道尹少連趙況趙安仁孫何校前後漢畢遣內侍裴愈賚本就杭州鏤板

景德監本國朝會要曰咸平中真宗命刁衍晁迥與丁遜覆校兩漢書板本迥知制誥以陳彭年同其事景德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漢書歷代名賢注釋至有章句不聞名氏交錯除無考據外博

訪羣書徧觀諸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卷簽正三千餘字錄為六卷以進

景祐刊誤本

景祐元年九月初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偽恐誤後學臣

謹參括衆本旁据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借赴崇文院讐對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

三十九字

我公本

今不詳何人

燕國本

曹大家本

陽夏公本

晏本

郭本

姚本

浙本

閩本

今本用宋皇太后本校定外復將諸本參校具列如左

熙寧本

熙寧二年參知政事趙抃進新校漢書五十冊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十卷

卷子古本

古字

史館本

舊本

國子監本

宣和六年本

陳和叔本

熙寧中

嘉寧本

邵文伯本用景文本校

謝克念本用景文本校

楊伯時本用謝本校

李彥中本用揚本校

張集賢本張瓌得唐世本校

王性之本用景德中監本校

趙德莊本用秘閣本校

沈公雅本用秘閣本校

王宣子本用秘閣本校

今本注未入諸儒辯論具列如左

蕭該音義

司馬貞字隱

孫三源經綸集

學官考異

章衡編年通載

楊侃兩漢博文

漢書刊誤

楚漢春秋

史義宗本

西京雜記

高麗元本

朱子文辯正

孔武仲筆記

三劉刊誤

劉攽

劉敞

劉奉告

紀年通譜

顏氏曰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
變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
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自顏氏之後又幾百年
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
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六公所校善本雖黃所
加字一從古偏傍毫釐麻非不是正其所校本凡

十五家文有殊異皆兼存之晚於上方其間或
有名儒辯論亦附於是今一依是本騰寫故於
注釋之下凡景文所附者悉從附入以圈開之
使不與舊注相亂又自景文校本之外復得十
四家善本逐一雘對大抵皆祖景文之本然則
是書之刊亦可以謂之不苛矣伏幸詳鑒慶元
嗣歲端陽日建安劉之同謹識

前漢書目錄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前漢書目錄

帝紀十二卷

第一卷

高祖 邦

第二卷

惠帝

第三卷

高后 雉

第四卷

文帝 恒

崇禎三年春

前漢書目錄

第五卷

景帝

啓

第六卷

武帝

徹

第七卷

昭帝

弗陵

第八卷

宣帝

詢

第九卷

元帝

顛

第十卷

成帝

驚

第十一卷

哀帝

欣

第十二卷

平帝

衍

年表八卷

第一卷

異姓諸侯王表

第二卷

崇禎二年春

前漢目錄

第一卷 諸侯王表

第二卷

第三卷 王子侯表上

第四卷 王子侯表下

第五卷

第六卷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第七卷

第八卷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第九卷

第十卷 外戚恩澤侯表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百官公卿表上

第十三卷 百官公卿表下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古今人表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律曆志上

第十九卷 律曆志下

第二十卷

第一卷 禮樂志

第二卷 刑法志上

刑法志上

第四卷

食貨志上

食貨志下

第五卷

郊祀志上

郊祀志下

第六卷

天文志

第七卷

五行志七上

五行志七中之上

五行志七中之下

五行志七下之上

五行志七下之下

第八卷

地理志上

地理志下

第九卷

溝洫志

第十卷

藝文志

列傳七十卷

第一卷

陳勝

項籍

第二卷

張耳

子敖

陳餘

第三卷

魏豹

田儋

韓王信

第四卷

韓信

彭越

英布

盧縮

吳芮

第五卷

荆王

賈

燕王

澤

吳王

濞

第六卷

楚元王 交

劉回 子歆

第七卷

季布

欒布

第六卷

田叔 高五王

齊悼惠王 肥

趙隱王 如意

趙幽王 友

趙共王 恢

燕靈王 建

第九卷

蕭何

曹參

第十卷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子亞夫

第十一卷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第十二卷

周繆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第十四卷

淮南厲王長

衡山王賜

濟北王勃

第十五卷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

第十六卷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第十七卷

文三王

梁孝王

代孝王

梁懷王

揖

參

第十八卷

賈誼

第十九卷

爰盎

鼂錯

第二十卷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第二十一卷

賈山

鄒陽

枚乘

子臯

路溫舒

第二十二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第二十三卷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

德

臨江哀王

闕

臨江閔王

榮

魯恭王

徐

江都易王

非

膠西于王

端

趙敬肅王

彭祖

中山靖王

勝

長沙定王

發

廣川惠王

越

膠東康王

寄

清河哀王

乘

常山憲王

舜

第二十四卷

李廣 孫陵

蘇建 子武

第二十五卷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趙食其

公孫敖 郭昌

李沮 路博德

張次公 趙破奴

趙信

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

第二十七卷

司馬相如上

司馬相如下

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兒寬

第二十九卷

張湯 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

第三十卷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緩

緩弟欽

第三十一卷

張騫

李廣利

第三十二卷

司馬遷

第三十三卷 武五子

齊懷王 閔

燕刺王 且 廣陵厲王 晉

昌邑哀王 醇

第三十四卷上

嚴助 朱買臣

五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第三十四卷下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第三十五卷

東方朔

第三十六卷

公孫賓 子敬澄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 子暉 蔡義

陳萬年 子咸 鄭弘

第三十七卷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第三十八卷

霍光

金日磾 子安上

第三十九卷

趙充國

王慶忌

第四十卷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䟽廣 廣兄子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第四十二卷

王吉 子駿 孫崇

貢禹

龔勝

龔舍 傳云南龔是也

鮑宣

唐林 薛方

第四十三卷

韋賢 子玄成

第四十四卷

策四魏相

丙吉

第四十五卷

眭弘

夏侯始昌

夏侯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第四十六卷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第四十七卷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並

第四十八卷

蕭望之

子奇

咸

由

第四十九卷

馮奉世

子野王

逸山立

參

第五十卷

宣王六王

第五十卷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景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定陶共王孫

中山孝王興

第五十一卷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第五十二卷

王商

史丹

傅喜

第五十三卷

薛宣

朱博

第五十四卷

翟方進

子宣 義

第五十五卷

谷永

杜鄴

第五十六卷

何武

王嘉

師丹

第五十七卷

楊雄上

楊雄下

第五十八卷

儒林

丁寬

孟喜

京房

高相

歐陽生

夏侯勝

張山拊

申公

轅固

龔

毛公

胡毋生

顏安樂

房鳳

第五十九卷

文翁

貢霸

董遂

少壯解

梁丘賀

賈直

侯生

林尊

周堪

孔安國

王式

石蒼

趙子

孟卿

嚴彭祖

瑕丘江公

田

王成

朱邑

石信臣

第六十卷

鄧都

審成

趙島

義縱

王溫錄

尹齊

楊崇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范蠡

子贛

白圭

猗頓

烏氏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丙氏

刁間

師史

宣曲任氏

第六十二卷

游俠

朱家

楚田仲

劇孟

王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步

第六十三卷

佞幸

鄧通

趙談

韓嫣

李延年

石顯

亭于長

張放

董賢

第六十四卷

匈奴上

匈奴下

第六十五卷

西南夷

南粵王

閩粵王

第六十六卷

西域上

西域下

第六十七卷

外戚上

外戚下

第六十八卷

元后

第六十九卷

王莽上

王莽中

王莽下

第七十卷

叙傳上

叙傳下

西漢十二帝起高祖元年乙未盡王莽地

皇四年癸未合二百二十九年

十二帝紀一十三卷

八表八卷

十志一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前漢書目錄終

高帝紀第一上

前漢書一

漢 蘭 臺 令 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大明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張邦奇司業臣江汝璧奉

肯校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敷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

古曰邦之字曰國者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應劭曰沛縣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

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姓

順治十六年刊 前漢書一

劉氏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母媪文穎曰幽州及漢

孟康曰媪母別名音鳥老反師古曰媪女老稱也孟音

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

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

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傳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

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嘗息大澤

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之陂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夢與神遇師古

會也不期是時雷電晦冥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父太

而會曰遇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

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巳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

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

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

不作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抽

準頰權準也顏額頰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

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晉有準頰權衡史記秦始皇

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美須髯師古曰

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須在頰曰髯髯音人占反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

誌誌者記也○宋祁曰注文景德本壓下寬仁愛人意

有黑字余靖等刊誤以史記注為據刪去

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嘗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

業及壯試吏應劭曰試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

之吏也亭謂停留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師古曰廷中郡

行旅宿食之館

定他皆

類此

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

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

負武家之母也貫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

讀者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陽其字作貫以為證驗此

說非也假令地名為射自是假借亦猶朝陽音紂蓮勺

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

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嗔上嘗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

讐數倍如淳曰讐亦售也○宋祁曰今本無常字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嘗折

券棄負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乘其所負高祖常繇咸陽應劭

日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縱咸陽秦所都繇讀曰徭古通用字○劉攽曰常作嘗

觀秦始皇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觀秦音工喚反喟然大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嘆息貌大息言其嘆息之大喟音丘位反單父人呂

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古曰地理志山陽縣也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

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云匿初就為客後遂家沛也仇讐也音求沛中豪傑吏聞

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物相慶曰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也鄭氏曰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費又作贖

音者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費又音才忍反陳遵傳云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未

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賂者之財疑充會食義又與此通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

坐之堂下師古曰令號令也大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也易輕也音弋鼓反乃給為謁曰賀錢萬應劭曰給欺也師古

日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蒼今參見尊貴而通名實不

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多故待禮之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師古曰上坐尊

處也令於尊處坐上坐音才卧反次下亦同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師古曰詘曲懾也音丘勿反酒

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欵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侯對

坐者顯言故動日而留之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

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

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酒罷呂媼怒呂

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

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子文曰欲字宣在女字之下當曰公沛令善公求之不

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

祖師古曰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

長也食邑於魯帝昭曰元謚也師古曰曰公主惠帝之姊

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

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時並已

之元不得為謚也韋說失之○劉攽曰予謂顏舉呂

言以明元非謚未必然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

者實高欲謀叛與張敖言謂為高祖公羊公子輩與相

公言古為子白隱矣皆此類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

各告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各吏休假曰告告又音

譽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

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

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

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謂之

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譽二音並無

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呂后與

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師古曰舖

原曰舖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謂之舖國日國中童

子無不舖也呂氏春秋曰下壺殮以舖之是也父本請

飲后因食之故言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

舖也舖音必胡反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

故大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

崇禎二年

前漢紀二

四

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毋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

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鄉讀曰嚮君相

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誠實也及

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呂竹皮為冠令

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

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后貧志大取其約省與眾有

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漬以為帳師古曰之件也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筠也

今人亦往往為笋皮巾古之遺制也韋說失之呂古以字籜音託時時冠之師古曰後遂號為劉

息之暇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冠也後

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

得冠劉氏冠者即此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

日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徒多道亡自

文穎曰在新豐南項氏曰故驪戎國也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此到豐西澤中亭

止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縱放也曰

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

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夜徑澤中師古曰徑

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

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卧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

吾子人曰姬子何為見殺姬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

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陲少

時標陽雨金以為瑞又作陸時祠白帝少昊金故哭人

德也赤帝亮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乃以姬為不誠師古曰謂欲苦古之蘇林曰欲困苦辱之

作答答擊也姬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後人至高祖

覺師古曰覺謂復寐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

也特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

是東游以馱當之師古曰馱塞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

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

隱其間蘇林曰芒音仁遠之注釋之人據見呂后與人

在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界他皆類此

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

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秋七月陳涉

起蕘蘇林曰蕘音機至陳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

因民之欲自稱遣武臣張耳師古曰凡言

楚王從民望也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

行而取之八月武臣自立為燕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

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

曹參為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可得數百人因以

劫衆師古曰劫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

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

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高祖乃書帛射

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沛今共誅

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

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

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擾亂也今置

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吾非敢自愛恐能

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鹿為不能

完父子兄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此大

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就成也

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

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

讓衆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楚舊僭

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

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

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

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

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

釁呼為釁臣瓚曰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
事師古曰許慎云釁血祭也然即凡殺牲以血祭者皆
為釁安在其無祭事乎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釁之
豈取釁呼為義應氏之說亦未允也呼音火亞反

幟皆赤師古曰幟幟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即由所
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

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

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

羽起吳田儵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儵音負擔之
擔師古曰音丁甘反自

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

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
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蕪林曰

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
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領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蕪說是

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秦將章邯距破之蕪
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林

日邯音酒酣之酣
師古曰音下甘反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
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

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沛公攻胡陵郢
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辰

日屬山陽章帝元方與鄭氏曰音房
和元年改為胡陸還守豐秦泗川監

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
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曰沛

川郡川字或為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

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天
下為三十六郡

置守尉監此泗川有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淳
監有守壯其名也日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

之縣也讀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
如本字沛公還軍

亢父鄭氏曰亢音人相抗
荅父音甫屬任城郡至方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所

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

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北縣

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

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

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

故曰豐故梁徙也臣贊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

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

遷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贊說是也其

他即如文氏之釋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

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侯因令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蘇林曰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沛公攻豐

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

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蘇林曰歇音壽歇師古曰依本字以

之不當借音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

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

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郟號大

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

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

各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在留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

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

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司馬尼將兵北

定楚地如淳曰尼章邯司馬屠相師古曰至碭東陽甯

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

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收碭

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

崇禎二年春

前漢已上

七

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

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

爵名以五大夫為將比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

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

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

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章

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七月大

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

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

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章邯曰古背字也背夫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

可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

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常昭之徒並為妄矣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

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

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發滯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

口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

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

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

由李斯子常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

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

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噤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

之繮絜於項繮者結礙也絜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繮音獲絜音頡

大破之殺項梁時

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

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鄭氏

曰音响怡師古曰响音許于反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

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

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

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懷

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

常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

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

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

曰瓚說得之章邯已破項梁已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

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

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

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要也謂言

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

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晉灼曰債

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

禍賊師古曰慍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慍音類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嘗攻

崇禎二年春 前漢紀三 上

襄城襄城無噍類

如淳曰噍音祚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

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

如淳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

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

前陳王項梁皆敗

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

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項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

不如更遣長者

扶義而西

師古曰扶助也義自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意

告諭秦父兄秦

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

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

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孟康曰道由碭

至陽城與杠里

孟康曰二縣名

也師古曰杠音江

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

攻破東郡尉於成武

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

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郡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

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粟

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侯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

遇剛

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

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侯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奪其軍四千餘人

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

田安

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

下濟

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

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

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

師古

破而走

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

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圍臣酈

食其為里監門服虔曰音歷異基蕪曰諸將過此者多

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

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典反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

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

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沛

公以為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

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師古曰白

屬東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蕪林曰曲音鱗大破

之楊熊走之滎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師古曰

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備示衆士以為戒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

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到潁川南北皆韓地也時趙別將

司馬卬師古曰卬音五剛反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

日縣名也屬河南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

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

與南陽守龔戰犍東師古曰犍縣名也大破之略南

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沛公引兵

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秦兵尚衆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

崇禎三年春 前漢紀二 七

幟遲明圍宛城三市

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音灼

日文說是也師古曰文晉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

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

南陽守欲自剄

鄭氏

記遲字作遼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文穎曰主廡內小吏宮名也蘇林曰藺相如為

以刀割頸為剄其舍人陳恢曰

官者令舍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司屬官號恢音口回反

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

必死故皆堅守乘城

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陴

今足

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

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

降師古曰共為要約許其降也

封其守因使止守

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令守其郡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

足下通行無所累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齧

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

武侯鯁襄侯王陵降

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戚鯁也王陵安國侯王陵也

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

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戚鯁初從即為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

王陵亦非安國侯者晉說非也

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

梅翁

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初為番令故號曰番君銷音呼亥反

與偕攻析

蘇林曰酈如躡躡之躡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酈酈二縣名蘇如兩音並同耳析縣今內鄉酈即菊潭

縣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也辭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掠

音力向反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

項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也文穎申姓陽名也

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

者耳何云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北

七十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

中師古曰自與沛公中分關中之地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

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應劭曰峽音堯

峽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

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疑

旗幟過其人數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今敵疑有多兵

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今其音食音則秦

改變為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皆類此秦

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

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黃

山鄭氏曰黃音匱蘇林曰黃音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

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五星聚于

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沛公至霸

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茲水秦穆

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取今所謂霸頭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稱王耳素車白馬

秦紀九年列前漢書卷一百一

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韞也係頸者言欲自殺封皇帝璽

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左傳襄公在楚季

符節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漢尊者以為信

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

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

信為降柢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二里師古諸

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

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遂西入咸陽

欲止官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樊噲張良諫乃

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

籍文書十一日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師

也音何細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

刑人於市與無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

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

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

抵至也當也服虔曰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餘悉除去秦法

吏民皆按堵如故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覩凡吾所

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

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

鄉邑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秦民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

民民又益言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

萬倍於秦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所謂西伯伯也今交手是受木索暴肌膚受榜也擊箠幽圜圜牆圜之也當此之

倍天下地形瘠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霸王王關中

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義曰是時

有舊關遺跡焉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

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

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

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

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

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亞次沛公居

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

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

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

實之法不言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

實法皆增之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

曰伯者其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良曰臣

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

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義

衣乃虎好奉壘而言也師古曰豪成箝言人民封府庫待

將宣請師古曰箝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

言九年六月

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
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
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願度曰旦音
入也師古曰履說非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待不如因
巨讀曰諱諱猶豈也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
七里舊大道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
此下坂口名又力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
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
有隙師古曰隙謂間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
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

師古曰動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
目以諭之

師古曰莊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
項羽從弟

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壽畢曰軍中
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

蔽沛公樊噲聞事甚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

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

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獨騎與樊噲斬彊滕公紀成步

從間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師

趣向也服音是矣凡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

此之類音義皆同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脫身去

也他皆類此萬曆二十六年

閒至軍

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謁辭苟自免故使臣獻璧而去間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

羽受之又獻玉斗

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

公虜矣

師古曰撞音大江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

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

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怨懷王不肯

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

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左氏傳

曰大夫稱伐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

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陽尊懷王為義帝

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文穎曰中記實殖傳曰沛以北

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中楚衡山九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

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王梁楚地九郡都

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

南鄭師古曰即今之梁州南鄭縣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

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韋昭曰即周時太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

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音先代反都櫟

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即今之櫟陽縣是其地董翳為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

董翳為王更名為翟都高奴師古曰今在鄜州界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

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卬今朝歌縣也當陽

崇禎三年春

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本古國臯陶之後懷王柱國共

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

音龔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

文穎曰邾音朱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

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

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荼如淳曰音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大胡反都薊師古曰薊即幽州薊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

曰今在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

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承者錄事追言之

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

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

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上

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

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

見竇田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

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

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

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隋室諱志改為褒內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

曰棧即門也今謂之閭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

師古曰言令羽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書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漢王既至南鄭諸

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謳音一侯反多道亡還者師古曰未至南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

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

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

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劉是遷也如淳曰秦法有

罪遷徙之於蜀漢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

身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

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曰圖

謂謀而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

取之漢王大說師古曰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師古曰

署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

孟康曰縣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

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

本作雍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

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

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

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舉

各因以為縣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

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服虔曰齊與齊北膠東

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

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

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

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

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

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越敗角兵時張良

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遺羽書曰

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

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

翁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

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不得

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文穎曰州縣名屬

陽如淳曰郴音綝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

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入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

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綝二字並音丑林反陳餘亦怨羽

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藉借也以擊常山王張耳耳

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

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如陝

師古曰陝今陝州也音式冉反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

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

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

地援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

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

繕治河上塞

晉灼曰龜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

○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北河靈夏州地也秦時繼治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

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死有垣曰囿所

以種植謂之園田謂耕作也囿音宥春正月羽擊田

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

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郝罪人二

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

臣瓚曰爵

首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

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

師古

日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並同

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

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

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

戍師古曰縣讀曰僑○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以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以

十月賜酒肉三日漢王自臨晉渡河

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東

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

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

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

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

蘇林曰至在河陰

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

者二兵出無名事故不成

蘇林曰名故曰明其為賊敵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

乃可服

帝明其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不義

昔人稱為之為命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

襄靖先生判

前漢紀

三

者其列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皆同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謂曰以勇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素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師古曰為並音于偽反也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二王之舉也師古曰以告之之字衍天下則可比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哀臨三日師古曰喪哭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此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師古曰編白素悉發關中兵救三河士

曰河南河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服虔曰漢名王
東河內也
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擊楚之殺義帝諸侯及王耳自謙言隨諸侯王之後也
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
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寒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
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之降虜殷下印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賊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又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劉放曰張耳耳蚕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

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

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

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

魯山胡陵至蕭襄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

城雎水上師古曰雎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雎水為之不流

多填於雎水師古曰殺人既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

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

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

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

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又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曰遇節使

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逢孝惠魯元載行為

漢王也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

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其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

義就中舛駁何所據依且荀悅漢紀三者並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而反與之遇而見拘執

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

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周呂

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將兵居下

邑師古曰縣名也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

至虞師古曰卽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

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

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况既

已曰說九江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

耳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三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

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三寸以下為罷癯漢議

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

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

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為弱過五

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

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服音是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

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

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

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

築甬道屬河

築垣墻如街巷也鄭氏

亭音灼曰音冊師

古口音求索之索

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師古曰謁請至則絕河津反為楚

師古曰斷其津濟以

距漢軍為音于偽反

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

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劉攽曰諸

國人若上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

言楚子矣

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服虔曰河上即左馮

地在今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宋

令祠官祀天地

祀曰法文在扶風列議改在字作右

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與關中卒乘邊塞

李奇曰乘

日乘登也登而守

之義與上乘城同

關中大飢米斛萬錢

師古曰

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

生師古曰生猶言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
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
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魏大將
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下也雖賢不能當灌
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河反曰是不能當
曹參言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
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師古曰斬陳餘獲趙王欲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

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

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帝昭曰且音子閻反布戰不勝十二月

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皐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服虔曰

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

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

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中所含曰賢儒師古曰言其

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令趨銷印

又召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

斤以間疏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覓反夏四月項羽圍

荊師古曰荊音居覓反夏四月項羽圍

漢榮陽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為漢西父勸項羽急攻榮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

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
以間出 師古曰間出枹闕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於紀信詐為漢王而出西門道是私出也

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
乃乘王車黃屋左纛 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

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纛尾為之在左駭當鏢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
應說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

非也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
守榮陽 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羽見紀信林曰音縱木之橫師古曰音千容反

問漢王安在曰已出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

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 師古曰謂豹因殺魏豹漢王出先已經詳漢 榮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

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 師古曰走亦謂趨也音奏次後亦目 王深辱令

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韓河北趙地 師古曰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連燕齊君王

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 師古曰宛葉間

與秦之也 音武步反宛與縣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梅志曰音睢與項

登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蒙

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

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今道走聞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棗陽城

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二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適讀曰促若非漢王

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烹而殺之并殺樞公而虜

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

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事求奇辭達而已漢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

成皐王門何乃通解為獨出意徒見費力耳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皐王門張晏曰成皐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

武城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

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孛彗類也是謂妖星所

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孛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

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

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

數百蘇林曰綰音以繩綰結物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

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橐之屬復擊破楚軍

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攻下睢陽外黃十七

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王

欲挑戰慎勿與戰

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

音瓚說是擗音他

歷反燒音乃了反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

復從將軍

師古曰從就也

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

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

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

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

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破曹咎於成臯外渡汜水

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鄆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

鄉人呼之音祀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

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

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

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

室山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

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

師古曰昧音莫葛反聞其字從本末之末

羽至盡走險阻

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

軍旅老弱罷歸餉

讀曰疲轉漢王羽相與臨音武向反

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

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

曰數責其罪吾始與羽俱受

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

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二

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

罪一也

如淳曰將軍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子時人相慶尊之辭猶言

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前言曰矯誣也羽當以救趙

還報三往救趙當還反秦而檀劫諸疾兵入關罪三也

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官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

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又彊殺秦降王

子嬰罪五也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

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宋祁曰王諸

等徙逐故主謂田將善地謂章邯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

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

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

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

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何苦

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脅乃捫足

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脅而捫足者漢王病創

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

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母令楚乘勝漢王

出行軍疾其因馳入成皐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

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之為

齊王奔彭越漢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師古曰梟懸言於木上宋祁曰欣自到

留四日後如

况上死矣人憂於此以歡舊都故示之

嘉靖... 刑... 三二

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

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共為邊楚

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

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

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行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

箕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北貉燕

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

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今教命也下軍士

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

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項羽自知

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

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剖共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

溝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索

隱曰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縣是始皇所鑿引河水

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縣南為官渡水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以東為

楚九月歸太公吕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

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

曰今漢有天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而諸侯皆

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

取之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帝紀第一上終

前漢書一

高帝紀第一下

前漢書一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止

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晉灼曰即固

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劉不會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

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亦

音扶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

也師古曰共有天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

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

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立定

高帝紀第一下

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音古曰從陳以

東傳海與齊王信音古曰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

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也音古曰捐使各自為戰則

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

一月劉賈入楚地圖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

殷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音古曰

也後屬舉九江兵迫黥布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

廬江郡音古曰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應劭曰垓音該

父音古曰聚邑名也師古羽方聞漢軍四面皆楚音古曰

漢已略得其地故楚人歌者多雜鳴時也音古曰者為楚人之歌猶言與敵越也耳若以音古曰

名於理則可不得音古曰夫入楚舞自為作音古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音古曰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音古曰

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音古曰

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音古曰

為列侯賜姓劉氏音古曰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音古曰

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劉賈音古曰

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元伯號曰武哀侯音古曰

嘉靖九年刊

知

知

知

知

知

今日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

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師古曰王淮北都下邳魏相

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師古曰言安齊魏

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音胡反

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

以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享

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

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趙王張敖

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山公為人臣上書當大

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王也必有執兵陳於階

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工八下功最多存亡定

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八加惠於諸侯王有

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

者於後世不宣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

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闡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

乃可者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

帝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

言諸侯王皆推高寡

帝

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謂古曰自漢中行威德誅

不義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

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其實宜願大

王以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

之事皆稱為幸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

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

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大尉長安侯臣綰等二百人師古

曰師古曰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謹擇良日二

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張晏曰在

其其况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尊王后

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尊王后

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

日詔告也自秦漢以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

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也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

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音蕭何反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

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

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

其地非鬱林也劉攽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

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加

嘉靖九年刊

行卷之二

四

是也其字從虫如音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閭粵王王

國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

子請諸侯國人其歸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民前或

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今

天下已定今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吏以

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

告非民以飢餓自膏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

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淳如

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劉歆曰予謂有罪者

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

也二罪乃得為大夫耳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

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非七大夫以下

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

內皆不徭賦也又曰七大夫八乘以上皆高爵也師古

八乘諸侯子及從軍歸者劉歆曰諸侯子摠謂諸甚

多高爵其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丞與師

謂急也壽或人君上所重也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

謂天子父立吏前曾不為法師古曰有辨訟及陳甚亡

謂也於事直不可欺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今未

與亢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今丞亢禮亢禮

也言高下相宜無所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日於何得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如淳曰多而有功者顧不得

師古曰顧猶反也皆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

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通也高爵稱吾意師古

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如淳曰故也上者尊位所

通侯諸將應劭曰舊曰微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微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

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

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事高帝時

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

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

上陵不對陛下媠而侮人也讀與媠同項羽仁而敬人然

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

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

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博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

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

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事高帝時

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

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

上陵不對陛下媠而侮人也讀與媠同項羽仁而敬人然

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

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

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

通鑑纂要

前漢紀下

五

師古曰填與鑣同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宋不

言樂然也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師古曰說讀曰說

有其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

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疾師

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

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

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驛未至二十里

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成卒

畫敬求見說上曰咄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

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

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

速也長安本秦之拜婁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

始故號曰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

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

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

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矣

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丞相

噲將兵平代地宋祁曰噲是特未為丞相利幾反上自

嘉靖九年刊

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類

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無召之蘇林曰都以此而利幾恐反

師古曰普召通侯而利幾自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

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

日縣之與邑邑今各自築其城也師古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

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

反十二月會諸侯于韋昭曰在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

既安豪桀有功者封師古曰之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

師古曰身居師古曰八年師古曰未習法令師古曰或以其故犯法

師古曰言未習知師古曰而今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

師古曰言未習知師古曰而今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

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

謂關中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韋

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

以別之非當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言河山

李美曰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

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

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

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屋如淳曰瓴盛水榘說其

嘉靖九年刊

下之勢易也建音塞蘇林曰鏡讀曰鈴夫齊東有琅邪

即墨之鏡海師古曰二縣近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北有勃海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李

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

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

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

秦文攻義蘇說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

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

蘇說已明顏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此東西秦也

按文多西字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

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詔曰齊古之

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師古曰為國將軍劉

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絜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

賈為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陽也吳郡

丹陽轉以為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劉放

稽為吳今此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崇禎三年春

前漢已下

乙

交為楚王

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郊郡今東海郡壬也師古曰郊音談○劉攽曰郊亦非秦郡

子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二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

為齊王

○劉攽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可以齊為臨淄膠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非

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

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

居南宮從復道上

如淳曰復音復上

見諸將往往耦語

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

下為不足用偏封

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而恐以過失及誅故

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

師古

有舊嫌者也

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二

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罷

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

一朝太公太公不令說太公曰天二二日土二二王皇

帝維子人主也太公維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

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

李音曰為恭也

日三音者說以增也音似說反

迎門卻行師古曰卻退而上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

家令言師古曰言太子庶子劉賈云善其賜賞金

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
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宜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
前日天下大亂六章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
日故堅謂甲冑也執銳謂神兵也被音皮義反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
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
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
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
○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秦本紀秦始皇追尊莊
襄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善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
於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邊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

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

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朱子文曰
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句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
其將共立趙利為王如何却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
矣又信本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
亡走云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類謀攻漢
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為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
以信與之信既亡走匈奴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
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若去一與字紀傳
皆分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六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
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素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遂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類美

美女子如此今皇帝因虎欲獻之闕氏畏其奪已寵因
美女子曰美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育也
嘉靖九年刊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故開其一為得突出... 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

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罪不至於髡完其形髮故曰耐古耐字後多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政如是言耐罪已上

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耐古曰依應氏之說耐音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

義亦兩通形請類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表宜曲疾通形為鬼蕭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多毛髮貌

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而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素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為能耐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

之能能耐自耐然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謂類旁字直釋云罪不至髡則類諺意而誤說文明矣耐民產子

復勿事二歲不後使也勿事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

北闕公車司馬亦在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上見其壯麗其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耐古曰耐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師古曰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仁以重威且亡今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耐古曰說自標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也

八年冬上東擊壽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垣音定也還過

趙楚趙賁高等耻上不禮其主陰謀欲弒上上欲宿心

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

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服虔曰槥音衛應劭歸其

縣縣給衣衾棺葬其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歛之服也臣

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居縣賜以衣棺也師

備其葬具且不禁改讀音倉庫令也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

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皆復終身

勿事師古曰復對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

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師古曰而紵罽操兵乘騎馬賈人坐

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

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時及氈氍之類也操持也兵

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紵音秋八月吏

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

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

殿上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

尚應劭曰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曰始大人常以

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言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

是也師古曰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今

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殿上羣臣皆極高

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

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十二月行

如雒陽買高等謀逆逐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

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劉敞曰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

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并捕趙王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

教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師古曰如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古師

說是以也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

王教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內寅前有

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

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

劉敞曰予謂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上說師古曰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

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

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

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建尊母為昭靈夫人高后

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后母起時死小黃

此後於小黃作後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

尊夫人言是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月春夏無事七月

太上皇崩葬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月春夏無事七月

也又漢書注先皇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

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瑣

不也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越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

大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師古曰高祖初居櫟陽

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師古曰赦櫟陽囚死罪已下

上皇廟于國都○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

侯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上曰豨

嘗為吾使其有信師古曰為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

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

也能去豨蓄來歸者皆舍之師古曰去謂棄上自東至

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宋祁曰而舊本

為而然漳水不在此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

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尉者郡尉也上曰守尉反

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

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上嫚罵曰者師古曰嫚

賢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

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

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

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

事云今邊有警輒露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

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殺有後子師古曰

嘉靖九年刊

國時燕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孫將省故

將也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猶如也言能如之何也

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孫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

多以金購之宋初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字下有易

字乃多以金購孫將師古曰購設孫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孫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

騎千餘軍曲逆文曰日今中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

聊城師古曰即今其侯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

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至馬邑馬邑不下攻

殘之師古曰殘謂夕所殺戮也孫將趙利守東垣高祖

攻之不下卒罵上或作高邑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

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

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代上還雒陽

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

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

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

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

者燕王結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温良請

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

中書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今獻

未有程師古曰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

疾之師古曰諸侯王其國中以為令諸侯王通疾常

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詩也曰

率人歲六十二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

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霸曰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

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八乎特獨也患在人主不交故

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全古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

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

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

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

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呂已為趙相相國鄼侯下諸侯

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師古曰瓚說

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鄼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鄼者

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

城縣有鄼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

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

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

文罷同更封延為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

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

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

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

理志云王莽改沛鄼曰贊治然則沛鄼亦有贊音鄼鄼

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以為證此乃

師所居耳斯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法中丞也其有
甚多不可具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勤為之駕
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
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劉攽
曰義讀曰儀儀謂儀容其年

順治十六年刊

七

若曰團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師古曰癯疲三病也音隆

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詔曰擇可以

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

四月行自雒陽至今豐人徙開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

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守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古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

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

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疆梁地以為桂林象郡

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會天下誅

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更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

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甚有文理中縣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帥而治理之也

人以故不耗減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

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

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

復終身師古曰復秋七日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

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筭不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執上善

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

立子長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

中尉卒二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

尉令長承會都試課殿取木處則習船邊郡將萬為皇

尉行障塞光武時省章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

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對實劫其
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
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一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孟康曰音會稽保邑名屬沛國

音非也蕭縣地名也師古曰會稽音工外反音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發沛中

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洽上擊筑鄧展

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自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今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胡計反上乃起舞忼慨傷懷師古

音口朗反慨泣數行下師古曰泣音中淚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

故鄉師古曰游子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

猶思家沛宋祁一口家或作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

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復其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

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

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日樂飲十餘日上

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性邑西

人上留止張飲三日張晏曰張音竹亮反沛父兄皆

首曰沛幸得復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

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

水南北蘇林曰洮音兆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

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韋昭曰代郡縣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

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

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

王已拜上召謂凖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國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年

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財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

也師古曰應說是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凖頓首曰

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晉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

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楚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

虞書信誥及福齊懿王師古曰宣王之趙悼襄王師古曰孝

成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

十家趙及魏公子二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今視其冢

復一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

盧紹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往也上使辟陽侯審食其弟

綰師古曰綰音必亦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卷二月

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縮詔曰燕王縮與吾有故愛之如
子留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縮縮稱疾不
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
各一級與縮居去來歸者赦之古曰先與縮居今能
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
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
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然亦粵之世也立以為
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
內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
王復還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劉放曰零陵武帝始
止郡文說誤矣且始叙高帝封耳為無零陵之文疑亦
加焉妄二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

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
輯與集

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師古曰謂
非列侯而

特賜食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

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
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

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

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

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

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

也揚雄方言云周書秦禮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構或云

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放曰
劉放曰

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

夫實稱主故以公處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

不謂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

主者嫁公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
孟康曰

大第故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

者皆世世復音古曰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

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

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

治不醫曰可治宋祁曰舊本及越本於此於是上嫚罵之

曰朱子文曰於文醫曰可治句吾以布衣提三尺取

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善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此

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也

地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無無遂不使治疾賜黃

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

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師古曰

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

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

復知盧縮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

日畫得上疾愈自入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臣瓚

十二年壽五十三盧縮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

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

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意也今乃事少

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也以故不發喪人

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

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榮

陽宋祁曰榮舊本作榮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

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師古曰鄉讀曰鄉還

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文穎曰躡猶趨也

作樂躡行之躡音灼曰許慎云躡舉足小高也音僑師古曰晉說是也審食其入言之乃

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

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已下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

音胡反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

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

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謚也初高祖不脩文學而

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

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也叔孫通

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

如帝太山若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滕

以石為室重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如

日若畫工規模物之摹章昭曰正負之器曰規摹者如

畫工未施采土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

也給足也日不暇給言

晉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

發聲也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

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

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

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

之矣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

養得其嗜欲也孔甲應劭曰擾馴也應劭曰擾馴也能順

夏天子也師古曰范氏其後也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

優音鏡又音鏡范氏其後也師古曰晉司空士蔦之

於范氏因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師

日范宣子即士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

會之孫士句也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師古曰唐杜二

氏師古曰豕韋國石在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杜二

韋徒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

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

京北杜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師古曰言晉

縣也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

之盟而范氏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

為晉正卿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

子雍欲以為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

公與秦師戰敗之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師古曰言晉

曰鮮人也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音先漢反也高祖即位國悉致祠巫祝持未神靈之意也
應劭曰先人所任之國悉致祠巫祝持未神靈之意也
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
晉巫並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世祠
祀大梁故有梁巫後徒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師古曰綴由是推之漢承堯
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
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
代本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
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高帝紀第一下終

前漢書一

惠帝紀第二

前漢書二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諱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祖太子也母

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

中郎郎中滿六歲

爵三級四歲二級

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外郎滿六歲二級

蘇林曰外郎散

郎散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

張晏曰不滿

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六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

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劉攽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

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一級矣
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
官官尚食比郎中

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
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
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
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
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騶本廢之馭者後又

今為騎因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謂騶騎耳
子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

賜給喪事者二千石
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

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
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十令又言二

百石者審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
備其等也
開上地為冢墳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

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
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鍍也食貨志

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
一金與萬錢也○劉放曰予謂諸書言若干一

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一
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

租復十五稅一
房之官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
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

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
繫文頤曰言皇帝者以別他諸王國也張晏曰

今特為京師作優格法也
學有可表異者也登者逃也恐其逃亡族著械

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也
之說皆美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排王大夫

石夾而早事惠帝而知名者亦不必在於宦人
謂凡在京師異於諸國亦不必在於宦人

嘉靖九年刊

應劭曰宦

曰宦

曰宦

曰宦

曰宦

左宦之律起自武帝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
任宦非闕寺也盜賊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也
亡也據山海經負之國相柳之尸皆云盜賊
其義是也古者頌與空同五天夫第九爵也

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者皆耐

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内外公孫謂

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内

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孫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

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

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

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

世師去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内外公孫國家宗

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

王文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

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

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離兩稱而言據爾雅

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

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

相近益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連 鞭音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

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又

為民也師古曰為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

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

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

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

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二十級

以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足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

罪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

邑尊公主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

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劉攽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詔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公主以漸土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關為齊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

之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

兄吳王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勾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

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

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

貢師古曰佗音徒同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漢書無名字皇甫謐

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

聞不知陷於穿鑿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師古曰弟者言能以

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日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

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長樂宮鴻

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

室也幽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

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靄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

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

月已丑相國參薨

師古曰曹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

級

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

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

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

古曰應說是○劉攽曰十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為五等每等加一算也

夏六月

舞陽侯噲薨

師古曰樊噲也

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輿者若近代之戍車也

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太尉灌嬰將春正

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九

月辛丑葬安陵

臣瓚曰自廟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

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

矣師古曰篤厚也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

日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

王戮戚夫人因以悲夫憂疾不聽政而崩

惠帝第二終

前漢書二

高后紀第三

前漢書三

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維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後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維字

始故臣下諱維也始音許于反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

侯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惠帝即位尊呂

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

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

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

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事斷決萬機故稱制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

祿台子通四人為王蘇林曰台封諸呂六人為王

在外戚傳

前漢書九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星妖言

今師古曰星之重者彗及三族過誤議未決而崩今除

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夏五月丙申趙王宮

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立孝惠後宮

子強為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

今陳不疑為恒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弘為襄城侯

朝為軹侯師古曰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

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師古曰分萬民大安莫不

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

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

日以功之高下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

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謹與絳侯臣

勃師古曰曲周侯臣商師古曰潁陰侯臣嬰師古曰安

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

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算錢如

今長吏食奉自復賸錢即租奉也韋昭曰孰食曰食酒

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

為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食

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厨膳錢也陛下加惠以功次定

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

月乙卯地震羌道

服虔曰縣有夷蠻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

武都道山崩

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

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王

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大重更

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師古曰水所漂沒也

秋星晝

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詔曰凡

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呂使

百姓百姓欣然曰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

疾久不已廼失惑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

屬天下師古曰屬也音之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

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

山王弘為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

疑也以弟襄為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

義為帝義更名弘弘為襄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曰王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成湯曰吾土其甚因自號或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佗謂其不稽古乎秋八月淮陽王

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驕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三月赦天下秩長吏令二千石應勅

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六宮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

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八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

蔽庭諸宮寺皆在十是即就陵爲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寇狄道攻碑陽

行五分錢應劭曰謂焚錢也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

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爲

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管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劉

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疆請

以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

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到王諸呂七年夏五月幸

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宣夫

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

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

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

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

也後避殤帝諱故改功臣也隆慮今林慮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孟康曰宦官也如淳

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關曰百官表謁者掌實

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

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關夏江

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

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

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師古曰顯讀與專同自知背

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

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

知其謀廼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

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

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

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

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

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

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

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

國守藩師古曰曰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

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

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定下高

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

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豫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

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

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未有

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磨音几

萬曆十年補刊 前漢紀三

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頹張晏曰頹音須頹師古曰呂后妹頹

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

作類言無種類也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

八月庚申平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宙曹參子也音竹出反。劉

放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宙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見相國產計

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

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

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

平陽侯宙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大尉勃勃欲入北軍不

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

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廼令持節矯以

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

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

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

曰屬音反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軍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

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

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母內相國產殿

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俳

徊往來師古曰俳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俳音裴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

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

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

兩旁若人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

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令郎中掌

官殿門戶故其府在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

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

曰慰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

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

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

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殺呂頹分部悉捕諸呂

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

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

在周勃高五王傳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

為故惠帝拱已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治政不出房闥師古

闥官中小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

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終

前漢書三

高后紀第三終

前漢書三

三

文帝紀第四

前漢書四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謚法慈惠愛人曰文

高祖中子也母曰

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

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

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曰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

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

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爲代

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

諸呂謀爲亂

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

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

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

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師古曰喋

音大顏反本字當作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

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

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

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

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

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刑法令施德惠師古曰人人自約省也

安難搖動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

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呌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

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

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

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

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

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

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

日光筮曰卦上以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荆灼龜文正橫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

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

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代王曰寡

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

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

迎立王者師古曰說所以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

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

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

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

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詣長安

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蕪林曰

北三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

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

議之師古曰燕國朝宿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

西入代邸羣臣從至上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閏月已

軍臣武原慶曰御史大夫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

臣朱虛侯臣章東牟侯大臣蒼文穎曰宗正臣郢文穎

書再拜言大王廷下子也師古曰劉揭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

有爵位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

丘嫂也晉灼曰若蕭土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

何夫人封為侯也侯子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

侯子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

呂無忌安侯安知其為項

禮也師古曰謂諸侯為

禮也師古曰謂諸侯為者琅邪王狀列侯吏二千

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

奉高皇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足以稱古

曰舊謂也音尺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寡人

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

古曰舞讀曰嚮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

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

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

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

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使太僕嬰東

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遺靜

奉天子法駕迎代氏奉車即御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

口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

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間者

皆倣此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

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寸賜牛酒師古曰賜爵

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

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謂音蒲艾萬曆十年刻

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醕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醕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榮賜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二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

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

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枚

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家空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

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

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志應劭曰慝音篋慝滿也師

古曰慝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

焉晉灼曰嬪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

音直用反謂天下何以稱天下之望師古曰安他皆類此其安之師古曰安不宜汲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

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

猶更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
歷也文穎曰陪輔也德以陪朕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
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
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子將傳位於
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
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
歲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
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
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
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

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也

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宜

當更子啓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

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已主正嫡但為後

者即得賜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

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毋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

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

人或沾於死服虔曰沾音反沾之沾孟康曰沾音屋

云服孟二音並通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

所以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今其有立也諸振救振擔其義皆同今流俗擔字從貝者

崇禎二年春

非也自別有訓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温也

音乃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布帛

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

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

我取其陳鬻音之六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

修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

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

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

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不

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

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開惠曉事即為不稱者

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

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

者其罪也師古曰刑為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

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楚元王交薨四

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

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

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

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水唯

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

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

曰張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人人益邑各二

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

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

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

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鄔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

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鄔乎鄔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

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

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

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為吏

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十一

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

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師古曰

日治音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

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

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唯二三執

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

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師古曰句音

嘉靖六年刊

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

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朕

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憫寢視不

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

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

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餘皆

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春正月丁亥

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籍田古者天子親

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

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

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三月有司請

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

其太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疆梁

必亦反彊音其良反說辟讀曰闢疆讀曰疆闢疆言

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肅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

弗得用更其名曰慶則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及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

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

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

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

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

今乃復施也師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

古曰應說是也誅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

妖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

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誑上以相約而後相護師古

曰護護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誑後相欺誑更以為大逆

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

簡也亦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

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

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

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詔曰農天下之大

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乏絕致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

勤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

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

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頽

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

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五月匈奴入

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

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申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遣丞相灌嬰

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

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

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

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

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召罷丞相兵

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將四

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

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亦誤也音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

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因扶月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

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

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

無所與師古曰復音芳目反與音預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

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

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甲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

萬曆壬午年

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余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更造

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

道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郫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

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罌罌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罌罌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罌罌獨災也師古曰罌罌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

其形罌罌然曰罌也罌不音罌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

方文穎曰李星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李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李星也李星光芒長參參如

壩李星長星光芒者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李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

兵革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并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

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白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

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嘗飲酒

侍郎酌為昭小一侍郎請阿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

之是以文帝法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自殺也

行與光四

三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壬午代還夏六月梁
王揖薨匈奴寇秋道

十二年冬十一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

二千戶二月山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

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續

奇曰傳榮也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辟師古曰辟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言五穀一歲不

成則衆庶飢饉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師古曰

農事也是無蓄積故也吾詔書數下種樹師古曰樹而功未興是

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

日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

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

師也廉吏民之表也嗟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

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豈實人情是吏舉

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

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

石以上每百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

悌力田常負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今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師古曰道

嘉靖九年刊

直隸志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去自代還夏六月梁
王揖薨匈奴寇秋道

十二年冬十一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

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

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

奇曰傳榮也繒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榮或用詔曰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辟師古曰辟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

成則衆庶飢饉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師古曰

農事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而功未興是

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

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

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

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

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豈實人情是吏舉

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

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

石以上每百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

悌力田常負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今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師古曰道

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桑麻

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今立禮夏除祕

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

法詔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廩

身從事晉灼曰廩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

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買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

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師古曰功臣表云

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印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

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

謂約也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

乃止文穎曰要切也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

建成侯董赫內史藥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試長疾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愧

師古曰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壇場祭神之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

後已師古曰賢為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

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
古曰釐本字作釐釐與耳同音借
釐福於朕躬

不為百姓賦其規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

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音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音重其令禍

官致發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

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

師古曰五廟即下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

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

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之傳納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

曰錯音十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

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

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

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侯曰冉中以爲吉冬十月新垣

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夷三族春三月孝惠

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年比不

登師古曰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

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音

弋於反下 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

皆類也 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

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

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

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

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

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

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

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

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

處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

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

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

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

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

志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五子之號也單音蟬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反

還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

道師古曰借亦俱也之往也趣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

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

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

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

諸將軍下至徐厲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處五

帝時無此官而中大是故楚相蘓意為將軍屯句江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

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

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

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在橫

門外也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

音胡光反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

減諸服御損郎吏負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

以振民民得買爵崇禎三年春前漢紀四十七

還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

道師古曰借亦俱也之往也趣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

善曰元元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

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

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

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

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蘓意為將軍屯句江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

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

張楫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

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楫說是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在橫

門外也音胡光反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蝗蝗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

減諸服御損郎吏負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以振民民得買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年即位即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也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

師古曰始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

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

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

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

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

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靡有兵革朕

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

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

也行音下孟反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

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幸天年已

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

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

猶然其意可愧矣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謂此詔

文也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

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跌也晉灼曰漢語作跌跌徒跌也師古曰孟

晉二說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

是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

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

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常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

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

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

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放曰文帝制此

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

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

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它進洪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

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川流不過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

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子令中尉亞夫為車

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也郎中令張武

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穴實瘞土下棺也已而實之發內史卒萬五千人

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八千人又即以爲墳故云復

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

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

長安東南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

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師古曰施廣嘗欲作露臺式爾反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臺有文帝所師古曰身衣戈綈如厚曰七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師古曰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師古曰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師古曰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師古曰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衣益師古曰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

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師古曰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師古曰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師古曰烏呼仁哉師古曰百幾近也音巨衣反

文帝紀第四終

前漢書四

皇清御製

御製四庫全書

13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traditional vertical format,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books.)



